

萍踪侠影录（下）

第十六回 喝雉呼卢 名园作豪赌 扬声掷骰 侠客傲凶顽

云蕾呆呆地望向擂台，只见张丹枫白衣飘飘，脚登粉底鞋，头戴白方巾，衬着粉雕玉琢的面庞，笑吟吟地纵的上擂台，姿态美妙之极，真有如玉树临风，梨花飘雪，端的是人物俊秀，潇洒出尘。这一登台，满场武士都给他比了下去，尚未出手，已赢得一片彩声。皇帝坐在正面看台，心中也暗暗赞道：好一个风流人物！笑对总管康超海道：“这人倒应该去考文状元！”康超海含糊应了一声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张丹枫，面上显出疑惑的神色。只见张丹枫向正面看台膘了一眼，眼光有如寒冰利剪，倏地从皇祈镇面上一掠而过，皇帝不觉打了一个寒噤，心道：“这人看来儒雅风流，眼光却充满杀气！”他哪里知道，张丹枫的祖先，就是和他朱家争夺江山大仇人！

张丹枫这一登台比武，不但是大出云蕾意料之外，于谦和云重也是万万料想不到！于谦想道：“张丹枫乃当世奇才，我屡次劝说他为朝廷效力，愿以身家性命保荐他他都不允，怎么他却会来考这劳什子的武状元？”云重更是吃惊，心道：“这厮明明是瓦刺的奸贼，为何他也来与我争夺状元？”欲待喝破他的身份，却又碍于他乃是自己顶头上司张风府保荐的。因此云重虽然深心愤恨，却是做声不得。

张丹枫旋转身躯，面对云重，笑吟吟地手抚剑柄，一揖说道：“云兄手下留情！”云重心头怒起，眼中直欲喷出火来。可是身在擂台之上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却又不能失礼，只好双目圆睁，也抚刀还了一揖，低声喝道：“今日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！”张丹枫一笑道：“这又何必！”话犹未了，只见云重一个“跨虎登山”武，呼的一声，大力金刚手猛然发出。他与张丹枫行过了武士的见面礼仪，再也不客气了。

云蕾急得直尚冷汗，但见擂台之上，张丹枫右手一勾，沉掌一引，刚喝得一个“好”字，云重宝刀一起，青光疾闪，刀随掌发，又已从斜刺劈来！这一掌云重用的是千斤大力的重手法，被张丹枫轻描淡写地卸劲化开，心中实是吃惊非小。所以那一刀劈下，更是绝不留情。而张丹枫暗运内家真力，以右手的力道才刚能抵消云重左手的劲力，心中也是暗自赞道：“大师伯的大力金刚手法，果然名不虚传！”不敢怠慢，一个反身拔剑，就在云重的宝刀堪堪劈到之际刷的还了一招，这一招挡得恰到好处，云重也不觉道出一个“好”字，刀锋一转，急急变招横扫。

云重心知张丹枫的宝剑乃是神物利器，远非自己的红毛宝刀可比，深恐被他宝剑削断，所以用的全是横截手法，刀光闪闪，不离张丹枫的关节要害。这是从近身缠斗的摔角之技变化出来，完全是拼个两败俱伤的战法，每一招式，都用得险恶非常！

张丹枫一声长笑，长剑一圈，身形一转，只见剑光疾起，倏时冷电精芒，缤纷飞舞，剑风飒然，擂台之上，都是张丹枫的影子，就如有数十人持剑，从四面八方疾攻而来。云重兀立台心，不敢移动半步，但见人影闪时，便是一刀，每一招都是快如闪电。云重的横截断门刀法虽然狠辣，但张丹枫身法快到极点，有如蜻蜓点水，一掠即过，双方斗了五七十招，兀是毫发无伤。皇帝看得眉飞色舞，大叫：“好啊，好啊！”云蕾却是心急如焚，既怕张丹枫伤了云重，又怕云重伤了张丹枫。

在旁人看来，这两人一个剑法精妙，一个刀法狠辣，恰是功力悉敌，难分轩轻，但在云蕾看来，其中却有高下。云蕾曾与张丹枫数度联剑对敌，识

得张丹枫剑法的精微奥妙所在，他战了这么些时候，却还没有一招施展杀手，确似有意留情。而云重已是出尽全力。高手比武，胜败生死，相差只在毫发之间，因此双方险招迭见，而张丹枫遇险的次数更比云重为多。于谦也看得心惊胆战，似是自言自语，又似是对云蕾说道：“两虎相斗，必有一伤，这真是何苦来？何苦来？”但这是抡元大典，谁也不能制止。

云重出尽全力，还只是堪堪打个平手，心头焦躁之极。更兼他适才与陆展鹏苦拼了一场，耗了不少气力，而今与张丹枫又是一场恶战，拼了六七十招，渐感气力不支。张丹枫仍是挥洒自如，但他每一招都使得恰到好处，忽疾忽徐，绝不让云重露出败象，仍是维持着平手的局面。这时连云重也觉出他是有意相让了，越发火起，猛运金刚大力手法，右手一刀，左手一掌，呼呼呼，连劈三掌，施展师门绝技，金刀夹掌，把张丹枫逼到离身数尺之外，骤然一个翻身，拖刀便走。张丹枫心中暗笑道：“你这拖刀诈败之计骗得谁来？”将计就计，挺剑直逼，哪知云重又是一个“鹞子翻身”，左手一扬，只听得铮铮数声，六七粒铁莲子破空飞出，互相激荡，或走直线，或成弧形，斜方拐角飞来，全是奔向张丹枫的要害穴道。这种打暗器的手法，乃是玄机逸士的独门绝技，暗器竟然可以拐弯打穴，直把场中所有高手都看得目瞪口呆！

忽听得叮叮叮几声连响，声音微细，在铁莲子激荡的声音遮盖之下，看台上的人，几乎分辨不出，但云重却是人耳刺心，只见所发出的铁莲子全都被打落台下。云重是名帅高足，自然知道这乃是被张丹枫所发的暗器击落，但听声辨器，不过是梅花针之类的极微细的暗器，而竟然能把他用重手法发出，而且体积比梅花针大数十倍的铁莲子打落，这份功力，真是非同小可！不特此也，张丹枫这一出手，立刻令云重想起刚才的一桩怪事！

云重想起上一场与陆展鹏苦斗之时，最后那一击，本来双方都得两败俱伤，但在最危险的关头，陆展鹏忽然莫名其妙地跌倒，当时云重也是大惑不解，而今看了张丹枫所发的暗器，不觉恍然大悟：原来刚才暗算陆展鹏的竟然是张丹枫！想不到这个“仇深如海”的敌人，竟然暗助自己！

这霎那间，云重又是羞愧，又是感激，但也还有几分愤恨。正在不知所措，忽听得张丹枫笑道：“看剑！”眼前白光一闪，张丹枫又是刷的一剑刺来，云重本能地还了一刀，正在思量，这个武状元该不该拱手相让，忽然发觉张丹枫的剑光已把自己前后左右的退路全都封着，看他剑势如虹，下一手便是杀手，云重大吃一惊。习武之人，遇险必救已成习惯，这时该不该照江湖规矩——心知不敌，便该相让，已是无暇考虑，急急左掌横截，右刀一穿，正想用“崩云裂石”的招数硬接硬解，忽听得张丹枫低声说道：“这招不行，快用三羊开泰！”云重不由自主地嗖嗖嗖连劈三刀，果然使出一招三式的“三羊开泰”招数。张丹枫使的是“八方风雨”的封闭剑术，这时剑尖刚刚画了半道圆弧，招数尚未用尽，忽被“三羊开泰”的招数一冲，顿时反客为主，门户大开，尖叫一声，云重招数使开，收手不住，又是左右中连劈三刀。只见张丹枫连连后退，到云重第三刀疾劈来时，似是无可抵敌，忽然一个“细胸巧翻云”，翻身一个倒纵，身形如箭，向后疾飞，竟然似断了线的风筝一般，轻飘飘地飘落地下。胜败已判，张丹枫输了！满场高手，都不禁轰然喝采，称赞云重那一手反败为胜的“三羊开泰”招数，真是妙到毫巅。除了云蕾，谁也看不出是张丹枫故意相让！

原来张丹枫之所以参加比武，目的就在于暗助云重夺取武状元。张丹枫

知道大内总管康超海的两个师兄弟也参加比武，这两人武功与云重不相上下，尚有数名高手，武功亦不过比云重略逊一筹，照考试的规矩，最少要连打两场才能休息，则云重实是毫无把握，因此张丹枫才冒这绝大的危险，叫张风府作保，也来参加考试。在前日的淘汰赛中，他不与云重同组，而与康超海的另一个师兄，及名武师金钩吴锋、卫士路明等高手同组，张丹枫将这三人全都淘汰，给云重减少了劲敌，临场之时，又暗助他打败了陆展鹏，最后自己接着上场，又指点了他一招，故意让他反败为胜，这才成全了云重的功名。张丹枫的苦心，连于谦与张风府都不明白。云重这样得胜，实是想不到，这时满场的喝彩之声尚未停息，云重呆呆站在台上，竟似痴了，脑中思潮起伏，竟忘了该走下台来，请求休息。忽听得正面看台上一声大喝：“快快捉这叛贼！”

云蕾、云重听得这一声暴喝，都惊得从沉思中醒了过来，只见伴着皇帝在正面看台上的那个大内总管康超海挺立台前，指着校场中张丹枫的背影，喝令武士们快快捕捉。原来康超海的那两个师叔，“铁臂金猿”龙镇方与“三花剑”玄灵子，在青龙峡被张丹枫与云蕾联剑杀败之后，逃回京师，曾对康超海说起两人的形貌，尤其对张丹枫印象深刻，更是说得详细。“铁臂金猿”与“三花剑”今日虽不在场中，康超海见了张丹枫的形貌已是心里怀疑，暗中留意，这时打定了“宁可捉错，不可放错”的主意，恃着大内总管的身份，竟然就当皇帝面前，下了逮捕张丹枫的命令。

满场的喝彩之声给康超海这一声暴喝登时镇压下去，护场的御林军与武士们尚未弄清这是怎么回事，但听得几声狂笑，一声尖叫，张丹枫倏地冲到了场边跑道，而看台上的康超海却一个倒栽葱跌落台下。原来他也冷不及防，给张丹枫的飞针暗器射中了穴道！

武士们大骇疾呼，纷纷追上跑道，只听得张丹枫又是一声长啸，那匹“照夜狮子马”电一般奔上跑道，张丹枫哈哈大笑，跨上马背，宝剑疾挥，将背后射来的箭全都拨落，那匹宝马狂冲怒嘶，风驰电掣般奔出校场，谁也拦阻不住！

王振手颤脚震，连声说道：“这、这还得了！快叫保人张风府上来！”忽听得皇帝说道：“且慢，先问问康超海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康超海武功亦算高强，这时已运气解了穴道，但关节的软筋被利针所伤，尚要待用磁石吸出才能痊愈，一肢一拐地走上台来。皇帝道：“你怎么啦？”要知康超海乃是大内总管，平日总想与张风府争夺京师第一高手的称号，爱面子得紧。而今张丹枫被张风府的一个手下打下擂台，而他却被张丹枫的暗器所伤，这种失面子之事如何敢对皇帝直说，只得讷讷言道：“奴才急于捉拿叛贼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”皇帝一笑道：“那个张丹枫是叛贼吗？”康超海道：“是呀，他曾经伤了御林军的大统领张风府，劫去了张风府手中的重要囚犯，就是那个叛将周健的儿子，张风府不是禀奏过皇上吗？那劫贼就是这个张丹枫呀！”康超海未曾好好思量，又要掩饰自己师叔被张丹枫打败的事实，将过错都推到张风府头上。皇帝听了，不觉哈哈大笑，道：“爱卿，你想必看错人了？若然那张丹枫曾伤过张风府，张风府如何肯给他做保人？我看张丹枫此人虽然给云统领打败，武功亦是不弱，而且相貌堂堂，可以重用，可惜给你吓跑了。你好好寻他回来吧，不准吓唬他！”这位皇帝平日虽是受王振所挟制，却也不算昏庸，而且还欢喜卖弄点小聪明，这时自觉看法比康超海高明，把康超海取笑了一顿，得意洋洋，觉得康超海无事自扰，实是愚蠢。张风府捏

了一把冷汗，幸喜皇帝并不追究。

骚动过后，比武继续进行，云重连胜两场，取得了决赛的资格，暂告休息。此次参加武试特科的举子虽多，但经过初试、复试与淘汰赛之后，只有二十四人有资格参加擂台比武，争夺状元，至张丹枫止是第十五场，尚剩下九场，强存弱亡，优胜劣败，很快就比出个结果。九场比赛完了，只有一人能连胜两场，与云重决赛，这人叫做樊俊，乃是京师三大高手之一，御前侍卫樊忠的胞弟，武功出自乃兄传授，与云重相差甚远，决赛时不到十招，就被云重的金刚大力手震下擂台。在满场欢呼声中，皇帝亲自给云重披红挂彩，宣布今科武试功德圆满，云重夺得了武状元。

云蕾自是满心欢喜，回到于谦府上，只等云重获得新的官职，搬出皇宫之后，就准备叫张风府陪她去认认哥哥。哪知一连等了几天，却毫无消息。不止云蕾焦急，即于谦也纳罕异常。按说云重已中了状元，最少也会被封作什么将军之职，另赐官邸，不必再在内廷当守夜的卫士了，但却迟迟不见皇帝的明令宣布，这可是历朝少见之事。于谦虽是大臣，可是对于封官赠典之类的朝廷“恩典”，却也不便去问皇帝。

云重夺得了武状元之后，如醉如梦，听着众人道贺，自己却怎样也笑不出来。他未受新职之前，还是宫中的轮值卫士，在内廷与外廷分界之处，有一排房间，是内廷卫士们的住所，他回到自己的房间，闭上房门，同伴们纷来道贺，他都不予接见。有的以为他中了武状元就摆架子，有的则以为他比武之后，身体疲倦，需要休息，应该原谅。谁也料想不到，他中了武状元之后，心情却是落寞之极，甚是不安。这时正一个人闭上房门，冥思默想。

别人不知，云重自己心中却是明白，这武状元可并不是凭自己的本领夺来，而是张丹枫有意相让的！要自己的“仇人”相让，这岂不是生平的奇耻大辱！但状元已经到手，难道还去对皇帝说明真相？云重思潮起伏，越想越闷，忽听得大小太监敲门叫道：“皇上召见。”

云重又惊喜，匆匆整好服饰，随太监走过廊曲谢，到文华殿的御书房，只见书房内灯火熠熠，皇上一人独坐看书，见云重到来，挥手令太监退下，关上房门，笑道：“卿家武艺高强，大魁天下，可喜可贺！”云重满面通红，讷讷说道：“承皇上谬赏，微臣粉骨碎身，无以为报。”皇帝看了云重一眼，问道：“卿家是哪里人氏？”云重略一迟疑，答道：“臣祖居河南开封。”皇帝眼珠一转，又盯了云重一眼，忽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与前朝的大臣云靖乃是同乡同姓了。你和云靖是怎么个称呼？”云重心中一痛，跪奏道：“前朝云钦使是我的爷爷。”

云重身是罪臣之后，身份隐瞒多时，从不敢对人提起，这时皇上问起，不敢不说。只见皇帝面色一变，道：“云状元，你心中对朕可有怀恨么？”云重心痛如割，道：“微臣祖父孤忠为国，求皇上洗涤罪名。”眼泪不觉夺眶而出，皇帝本无眼泪却也假作以袖拭泪，说道：“你的爷爷一片忠心，朕亦知道，赐他自尽，本不是我的主意。”云重一怔，不禁抬头看看皇帝。皇帝续道：“不过要替你爷爷洗雪罪名却还要待诸异日。”

原来这位皇帝并非愚蠢，只是他自小便受王振挟持，不能自主，他也常想收回权柄，免得太阿倒持，变生肘腋，只是王振羽翼已成，动之不得，因此打算培植心腹势力，渐渐削弱王振的权柄。云重一片忠心，又与王振有仇，正是他理想的人选。云重听得皇帝说明，害死他爷爷乃是王振的主意之后，果然痛哭流涕，矢志为皇上效命，清除奸党。皇帝待他试于眼泪，这才微笑

说道：“卿家不必心急，现在还未可打草惊蛇。”

云重奏道：“求皇上赐我效命边关，统率师旅，将来战事一起，勤工之师四集，我有了兵权，打退瓦剌后，便可回师肃清君侧了。”皇帝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也暂缓！”云重好生失望，只见皇帝又盯了自己一眼，笑道：“那个与你比试的举子，是叫做张丹枫不是？他的武艺也很不错呀！”云重面热心跳，咬一咬牙，奏道：“皇上明察，那张丹枫的艺实在微臣之上，这武状元乃是有意让与我的！”在此之前，云重心中患得患失，甚是不安，如今说出实话，心情反而平坦。皇帝面有讶色，忽然笑道：“你倒老实，其实你不说朕也看得出来。”云重不觉又是一怔，心道：“皇上养尊处优，料他不懂武艺，张丹枫让我那招，满场高手，无一知晓，他怎么看得出来？”心中疑惑之极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皇帝道：“你可知道张丹枫是什么人吗？”云重道：“微臣正欲奏知皇上，这张丹枫乃是瓦剌国右丞相张宗周的儿子，这番偷入边关，只怕不怀好意。”皇帝微微一愣，道：“原来他还是张宗周的儿子！”云重忙道：“张风府只怕还不知道他的来历，见他武艺高强，所以保荐。张统领忠心一片，求皇上不要见疑。”云重以事处两难，不得不说，说了之后，赶忙替张风府掩饰。皇帝道：“不知不罪，说到疑心吗，唔，朕倒不疑张风府……”云重面色大变，奏道：“张丹枫将武状元拱手让我，难怪皇上疑心，其实他却是我家的世仇！”说明原委，又将爷爷的血书给皇帝看，皇帝这才笑道：“我也并不疑心于你。张丹枫此举，不过是有意示恩，令你忘掉国恨家仇罢了。你当然不会中他圈套。”皇帝轻描淡写的几句说话，把云重哄得服服帖帖，本来对张丹枫的几分感激，这时也化作云烟。只听得皇帝又道：“你来，我给你看一张画像！”

皇帝拉开书橱，取出一张画像，画中人头戴皇冠，身穿龙袍，相貌威武。只听得皇帝声音微微颤抖，道：“你看张丹枫可有点像此人么？”云重大为惊愕，仔细看时，只见轮廓果然有些相似，只是画中人比较粗豪，而张丹枫则极为潇洒，神情气度大是不同。云重心道：“难道张丹枫竟然是皇室之人吗？”皇帝又问：“是不是有点相像？”云重嘖嘖说道：“是、是有点相像。”只见皇帝面色大变，指着那画像道：“你死不瞑目，还要叫子孙来抢夺朕的江山么？”云重惊骇莫名，道：“他、他是何人？”皇帝冷笑道：“画中的贼王是伪大周皇帝张士诚，张宗周、张丹枫都是他的子孙。哼，取名宗周，岂不是想借外寇之力，复他大周的正统，灭我大明江山？”张丹枫是张士诚的后代子孙，云重还是第一次知道，此事太出意外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，心中只是想道：“怪不得他们父子如此憎恨大明朝廷，可是皇帝又怎么能够知道？他既然知道，为什么又不在校场比武之时将张丹枫拿下？”

只听得皇帝又道：“当年张士诚与我大明太祖争夺江山，在长江决战，兵败身亡。据闻他在临死之前，将金银珠宝都埋在苏州一个地方，金银珠宝也犹罢了，还有一张军用地图，详注天下山川险要的形势，留在人间，遗患无穷。是以太祖留下遗命，务必要将张家后代斩草除根，并要寻获张士诚的宝藏地图，大明江山才能安稳。张丹枫现在已闯出校场，离开京城，朕料他必是前往苏州，寻觅地图宝藏去了。朕赐一匹御马给你，你立即追往苏州，跟踪张丹枫，在他未得宝藏与地图之前，不可下手，待他取得之后，就立刻将他杀掉，将首级拿回见我。”

云重打了一个寒噤，不敢回话。只听得皇帝又是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朕

另外还派七名大内高手助你，至苏州会合，你放心吧。”云重一想，张丹枫武艺虽然胜过自己一筹，但有七名高手相助，料能将他制服，于是欣然领命。

你道皇帝何以知道张丹枫的身份来历？原来张丹枫在参加校场比武之前，早已深思熟虑，准备万一给人发现之后如何应付。果然当他与云重比试之后，便给康超海喝令捕拿，他一面用飞针暗器伤了康超海，一面将早已写好的一封信，卷成一个纸团，抛入皇帝的龙袍之中，他发暗器的手法超妙绝伦，非唯旁人不知，连皇帝自己也不知道。直至回宫休息，脱下龙袍，才发现这一封信，信中首先说瓦刺入侵在即，叫皇帝善辨忠奸，抵御外祸，并列举王振与瓦刺私通的证据，叫皇帝及早防备。其次直说自己本与皇家有宿世冤仇，但若皇帝肯全心抗敌，则这冤仇也可化解。再劝皇帝不可残害忠良，否则自己取他首级，易如反掌。

这封信写得情文并茂，软硬兼施，本来是张丹枫一片为国家打算的忠心，岂料皇帝看了，先是一惊，心中想道：“世上竟有这样的异人，若不除掉，朕的性命岂不是在他掌握之中？”继而联想起太祖的遗诏，猜度此人十九是张士诚的后代，所以才会有“宿世冤仇”之语，暗自拿出宫中所藏张士诚画像比对，果然有些相像，越发骇怕，对张丹枫的好意，全不理睬。因此才有遣令云重与其他七名高手前往苏州之举。张丹枫写这封信虽然有如对牛弹琴，但却也有一点成功之处，那就是在皇帝未能捕杀张丹枫之前，为了怕他暗杀手段的厉害，这就绝对不敢降罪保荐过张丹枫的张风府。

皇帝的骇怕疑虑，云重的焦急不安，都暂且按下不表。且说云重领了皇命，第二日一早便秘密出京，皇帝所赐的御马虽不及张丹枫那匹“照夜狮子”的神骏，但也相差不远，六七日间，便跨过了河北、山东两省，进入江苏。这一日到了吴县，吴县与苏州相邻，不过半日路程。云重缓了口气，策马慢行。江南山水秀丽，天下闻名，云重这时不必急于赶路，心境稍稍宽舒，放目浏览，但见田亩纵横，港汊交错，波光云影，浅山如黛，处处显出江南水乡的情调。云重久处漠北，几曾见过如此幽美的风景，心旷神怡，忽觉在尘世上逐利争名，实是无谓。走了一段路程，眼前一亮，前面一个小湖，在路边平静的躺着，蔚蓝的天色，映以淡碧的湖光，真是一幅绝妙的图画。湖边有一座古墓，云重投眼一瞥，忽见碑石上写的是几个篆字，乃是“澹台灭明之墓”，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澹台灭明乃是瓦刺的大将，上个月还在北京，怎么这里有他的墓？而且这墓形式奇古，显然不是新近所造。”正疑惑间，忽见一个牧童，牛角挂书，自湖边缓缓行来。云重问道：“小哥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何人坟墓？”那牧童笑道：“你这位客人想是远地来的了，这个村叫做澹台村，这个湖就叫做澹台湖，这个墓就是我们始祖的坟墓。”云重奇道：“什么，是你们始祖的坟墓？”那牧童笑道：“看你不是没读过书的人，难道连澹台灭明是什么人也不知吗？”云重一怔，只听得那牧童问道：“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，这句成语你懂得么？”云重心中微温，道：“小哥，你倒考起我来了。这句话是孔子说的，子羽是孔子的学生，品学兼优，但相貌丑陋，所以孔子说：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就是叫人不要只看外表的意思。”那牧童笑道：“可不是来。我们的始祖清台灭明，就是孔门七十二弟子之一，他别号子羽，只要读过四书的人都会知道。这个湖本来是他的住宅，据说后来沧桑变化，下陷为湖，所以叫做澹台湖。我们的县志里都载有的。”那牧童侃侃而谈，旁征博引，顿时令云重呆了。

云重的师父董岳文武全才，云重小时也曾跟他师父读过经史，此时想起

孔门七十二弟子之中，果然有一个叫做“澹台灭明”。还记得自己在第一次听得瓦刺有个大将叫做澹台灭明时，心中还暗暗好笑：这样一个武夫，却取了一个古代名儒的名字。自己还一直以为“澹台”乃是胡姓，谁知却是江南文物之邦的姓氏，而且还有墓留在江苏吴县，供人瞻仰。不过这个墓大约是他后代子孙所重建，看墓碑的篆字和营造的形式，最少也是秦、汉以后的建筑，绝不是春秋时代的遗家了。

那牧童一笑说道：“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圣人的话，果然说得不错！”短笛横吹，骑牛缓缓而去。云重心中一怔，咀嚼“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”这两句名言，心中想道：“原来那澹台灭明果是汉人，难道这名字是他有意取得与先贤一样的吗？澹台灭明相貌奇丑，这点倒可以与古代的那个澹台灭明相提并论，但他投靠番邦，又岂能与先贤相比？唔，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莫非他取这个名字，其中也含有深意？叫我们不要只从外表的相貌行径去看他？难道这‘灭明’二字，含意不是要‘灭掉明朝’？哼，难道那个一介武夫的澹台灭明也有什么崇高的胸襟抱负？”

云重绕过澹台湖，进入澹台村，心中不住地想澹台灭明的事，想起自己前次在正定夜袭番王，澹台灭明武功远胜于己，显然未下杀手。又想起他在张风府家中比武，曾经替张风府打退暗算他的对头之事，心中更觉疑惑，忽而笑道：“此一澹台，彼一澹台，此澹台不是彼澹台，何必想它。”这时已是中午时分，烈日当头，口中焦渴。江南苏杭一带，茶亭酒肆，处处皆是，这条路从村中穿过，两旁田亩，竟无一人耕作，路边的茶亭酒肆，也没一间开门。云重见此景象，十分奇怪，心道：“这澹台村难道没有人的吗？”

云重再策马行了一程，口中焦渴更甚，忽见路边有一茶亭，有一个老妪在那里卖茶。云重笑道：“行了这许多路，才觅得喝茶之处。好在不是处处如此，要不然我倒以为是在大漠旅行了。”进入茶亭，系好马匹。那老妪道：“客人来了，明儿倒茶。”只见一个年约十四五岁的少女，提着茶具出来，给他倒了一杯碧绿的香茶。那少女虽是荆钗裙布，面目却自有一股清秀之气，那老妪道：“我们这一村都是复姓澹台，你就叫我澹台大娘好了。”正与那老妪搭讪聊天，忽见一奇快马经过茶亭，马上骑士相貌粗豪，并不下马，就放开喉咙问道：“喂，我问你这老婆婆，昨日是不是有个白马书生，经过这里？”“白马书生？”云重不由得蓦然一惊，这人所探问的“白马书生”，岂不是张丹枫吗？

那老婆婆瞪了一眼，道：“没听见！”那骑士跳下马来，大声叫道：“我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白马书生？”声震屋瓦，那老婆婆张目结舌，仍不作声。骑士大怒道：“就是聋子也该听见。”走入茶亭，就要揪那老婆婆。云重心知有异，轻轻伸臂一格，他练的是金刚大力手功夫，这一格暗藏劲力，那骑士几乎给他摔倒，大吃一惊，情知遇到高人，不敢发作。云重笑道：“有话好说，何必生气？这位老婆婆耳朵是有点不大方便。”其实这老婆婆适才还与云重谈话，云重此言乃是故意替她掩饰。那老婆婆却一笑道：“我这耳朵很怪，太大声听不见，太小声也听不见。要不大小，恰到好处才听得见。你刚才问什么？再说一遍。”那骑士按下怒火，柔声说道：“请问有一位白马书生，可曾从这里经过？”那老婆婆道：“啊，白马书生？呀，是，是有一位白马书生，他昨天这个时分从这里经过，吩咐下来，说凡有人间及他的，都请在明日中午到苏州快活林相会，他请喝酒。”那骑士听了此言，立刻上马便走。那老婆婆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明儿，记下来了！”那少女坐在一角绣花，笑道：

“是记下来了。”把锦缎一扬，上面绣有七朵红花，有大有小，道：“这是第七个！”

云重好生纳闷，他情知这两母女不是常人，但自恃武功，也不避江湖忌讳，禁不住问道：“什么白马书生？那快活林又是什么地方？”那老婆婆盯了云重一眼，笑道：“你这位客官为人很好，我说与你听。快活林是苏州一个销金场所，听说以前张士诚在苏州称帝时，曾把那地方建作行宫。后来张士诚战死，快活林被官家当作逆产处置，产给商买。现在快活林的主人叫做九头狮子殷天鉴，他把那大好园林，变成秦楼赌馆，弄了不少造孽钱，广买田地，买到我们吴县来。澹台村的田地，十之七八都是他的。”云重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九头狮子也算得是个大恶霸了，但这与白马书生，又有何干？”那老婆婆道：“我们这个茶亭的地皮也是他的，他每个月要来收三两六钱银子，我们欠了三月租钱，他昨日就派了两个武师来，说要拉明儿作他的丫头，抵偿租钱，恰恰那个白马书生经过，替我们还了银子，又将那两个武师打得个狗吃屎。”那少女插口道：“妈，那书生可没有打人，是那两个武师打他。哈，真妙极了，那两个武师拳头刚碰着他的身体，就哎哟哟直叫起来，也不见那书生还手，那两个武师就跌倒地下乱滚，爬起来时，我瞧见他们的拳头都肿得像海碗般大。客官，你见多识广，这可是什么邪法？”云重心知这是一种类似“沾衣十八跌”的上乘内功，嘴中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那老婆婆道：“那两个武师本领不济，口却很硬，对那白马书生道：‘有种的你到快活林见我们的九头狮子。’那白马书生仰天大笑道：‘过两天我就去看他。看看九头狮子是怎么凶法？’”

云重心中甚是奇怪，想道：“张丹枫到苏州来明明是要找他祖先的藏宝与地图，却怎的没来由多管闲事，与一个恶霸作对，不怕露出身份么？若说行侠仗义，那么将那两个武师折辱了一顿，替这两母女还了银子就算了，天下恶霸打之不尽，何况他又有大事在身，岂可意气用事，轻重倒置？”但一想到所见所闻，张丹枫的每件行事，都是计划缜密，含有深意，心中又是捉摸不定。

那老婆婆续道：“那位白马相公把两个武师赶跑之后，又对我道：你叫村中的男子后日都到快活林瞧热闹去，我有银子分给他们。客官，你当然不稀罕他分银子，可也想瞧瞧热闹么？”

云重道：“我久慕苏州园林之名，何况又有热闹可看，那是定然要去的了。”付了茶钱，立刻告辞，偷眼一瞥，只见那少女的锦缎上已绣了第八朵红花。

云重马行快速，日头未落，已到苏州。只见街道全是五色斑斓的大小卵石铺成的石子路，别具一种清新的风格，房屋建筑精雅之处，更非别的城市可比。但见处处绿荫掩映，梧桐杨柳高出围墙，只觉这个城市之中到处都是园林，与云重所熟悉的大漠风光，恰恰是个极强烈的对比，心中不禁叹道：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此话当真是说得不差！”

云重拿了皇帝的密旨到抚衙探问，那七名高手，还没一个到来。云重以皇命在身，虽然同伴未来，但即知张丹枫踪迹，当然要去追查，宿了一宵，第二日便扮成一个普通的茶客，到快活林去。

那快活林在苏州北郊，乃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园林，进得园门，便是一条绵延曲折的长廊，两面壁上，有历代的书家法帖无数，一块块的嵌在壁上，只是园林主人不知保护，已现出剥落模糊的痕迹。云重虽然对书画乃是外行，

也不禁心中慨叹。出了长廊，两边林木掩映，花木竹石，构成假山、荷池、幽谷、敞轩，美妙精雅，有如画图。只是林中遍设赌摊，兼之茶客众多，呼卢喝雉，嘈嘈杂杂，与当前风物大不调和，真有如佛头着粪，糟蹋尽园林妙景！

云重暗里留心，察觉园中遍布打手，想是那九头狮子，为了迎战白马书生，暗中已作了布置。云重坐了一会，红日已过中天，仍未见张丹枫出现，心道：“难道他临时变挂，不来了么？”正自猜测，忽听得人声喧哗，一伙人拥进园来。为首的是个年约五十的虬髯汉子，大声叫道：“九头狮子，今日我来与你赌几手消遣！”

园中登时静了下来，各处赌摊也都停了。云重听得有人悄悄说道：“海龙帮的龙帮主来赌，这分明是意拆九头狮子的台，今回可有热闹看了。”云重却是大出意外，他一心等候张丹枫，谁知却来了这个什么海龙帮的帮主，听闲人闲话，这个海龙帮帮主，似乎也是苏州一霸。

前面的人两边分开，只见一个浓眉大眼的粗豪汉子，却穿着长袍马褂，故作斯文，打扮得不伦不类，带着七八个武师，越众而出，抱拳说道：“龙帮主，今日什么好风吹你到此？请坐，请坐，喝杯好茶。喂，孩儿们吩咐里面弄些精致的点心来。”那龙帮主板着脸孔，冷冷说道：“九头狮子，我今日瘾起，特地要来和你赌一场，喝茶不忙，先赌几手再说。”那九头狮子殷天鉴似乎对他颇为忌惮，笑脸说道：“咱哥儿俩何必伤这和气，你有什么吩咐，小弟办得到的，尽管吩咐下来便是。”龙帮主倏地一声冷笑，道：“老殷，开饭馆的还怕肚皮大的食客？你既开赌场，岂能拒绝我来赌钱？你怕我没钱么？你问我有什么吩咐，我就是要和你赌钱，这你总办得到吧。”殷天鉴面色大变，道：“人人有面，树树有皮，你既在众人面前挤兑我，那么我只有舍命陪君子了，好吧，你要赌什么？”龙帮主道：“赌掷骰子最爽快，就掷骰子。喂，老郭，你手气好，你替我掷！老殷，你自己掷还是叫你的大师父替你掷？”

只见龙帮主侧面转出一个貌不惊人的枯瘦老头，扯下头戴的瓜皮小帽，道：“俺郭洪拜见大哥。”帽子不脱犹可，一脱下来，全场注目，原来他貌不惊人，头发却是惊人之极，满头都是红发，犹如一堆乱草，又如一团火云，盘在头上。云重见了，也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心中奇道：“哈，原来是红发妖龙郭洪，怎么他也来了？”这郭洪乃是奸宦王振的心腹武士，长年匿在司礼太监府中，专司保护王振之责，很少外出，非但江湖上少人知道，即京中见过他面的也不多。因他发色奇特，张风府曾对云重提过，所以云重虽然也未见过他，只看他的红发，就知道他是王振府中的神秘人物——红发妖龙郭洪。

云重想道：“王振富甲天下，何以派人来与一个土霸争夺园林？以郭洪的身份，也不该做一个地方帮会帮主的副手，此事真是万不可解。”只听得那九头狮子殷天鉴道：“这位郭师父替你赌吗？好，我不用别人替代，我自己下场。”

龙帮主皮笑肉不笑地打了个哈哈，道：“好极啦，这里是十万两银票，都是大钱庄的，你看清楚了。这一口骰子，就赌十万两银子！”九头狮子殷天鉴道：“我手头上可没有这许多现钱。”龙帮主又仰天打了个哈哈，道：“你的家底我还不知道吗？你的田地店铺值银四十万两，这快活林也算它值四十万吧，你的赌本一共是八十万两，你放心赌吧。”殷天鉴心中气极，也打了个哈哈，道：“原来你是想要我的快活林。”龙帮主道：“你还未赌就

怕输了么？”殷天鉴道：“只怕未必能如你愿。好，这骰子你先看过。”郭洪把那副骰子拿起一掂，龙帮主道：“郭大哥，料他不敢弄假！”郭洪又将骰子递过去道：“九头狮子，你是这里的庄家，你先掷！”

殷天鉴双手一搓一掷，喝声：“杀！”六粒骰子在海碗中滚动激荡，只听得唱摊的叫道：“二六一四，十六点，大！”须知掷骰子十八点乃是最大，十六点京已甚为难得。殷天鉴抹抹冷汗，道：“好，姓郭的，你赶吧！”那红发老人微微一笑，不慌不忙，将骰子接到手中，指头微微颤动，猛地向碗中一掷，只听得唱摊的叫道：“二六一五，十七点，大！”殷天鉴面色发青，叫道：“有鬼！再掷！”那红发老人道：“好，再掷，这一口是赌二十万了！”殷天鉴手心淌汗，颤声叫道：“全色！”一掷下去，只听得唱摊的叫道：“二六一五，巧极了，又是十七点！”掷到十七点几乎可以说是稳操胜券，殷天鉴微现笑容。只见那红发老人不声不响，随手一掷，围观的人全都变色，唱摊的叫道：“六红四，全色！”全色最大。红发老人笑道：“你叫不来，我不叫它反而来，好，这一口赌四十万了！”殷天鉴面色更是难看，头筋红肿，道：“这口你先掷！”那红发老人道：“好，便我先掷！”双手合抱，将骰子在掌心一摇，掷入碗中，顿时鸦雀无声，殷天鉴面色如土，过了一边，只听得唱摊的颤声唱道：“六个六，十八点兼全色，通杀！”按照掷骰子的规矩，掷到十八点或全色那是不能再赶的了。

静了一阵，全场哗然，人人心中奇怪之极，何以那红发老人手风如此之“顺”！云重远观手势，看出了其中破绽。原来暗器功夫极好的人，手力可以操纵自如，能把任何东西掷到任何方位，那么手手掷出全色或十八点都不稀奇，只是这种上乘功夫，不但旁观的人不懂，即九头狮子殷天鉴也是莫名其妙！大家都是江湖上叫得响字号的人，输了便得认输，何况那骰子又是自己的，更不能说人做弄手脚。因此殷天鉴虽然心痛如割，也只得苦笑说道：“姓龙的，这快活林是你的了！”龙帮主道：“你全部赌本八十万，输了七十万，还可以拿回十万，你愿要田地还是愿要现钱，姓殷的，有十万身家，也算得是个富豪了，我从不赶尽杀绝，这回总算对得起你！”那红发老人道：“闲话少说，限你们日落之前，全搬出快活林去！”

忽听得一声清笑，有人叫道：“且慢，我也要来赌一赌！”云重眼睛一亮，只见张丹枫白衣飘飘，从人丛中缓缓走出，自己刚才全神注意赌场，竟不知他是什么时候来的！

九头狮子殷天鉴瞪大眼睛，他从手下人所描绘的形貌，已知此人便是折辱他两个武师的白马书生，但这时他赌输七十万两银子，断送了快活林，哪还有心情和张丹枫闹事，只是呆立一边，抱着“隔江观火”的态度，看张丹枫与那红发老人又是如何赌法？

那海龙帮的龙帮主和红发老人郭洪见了张丹枫全都变了面色，张丹枫笑道：“哈哈，你们不敢和我贴吗？”

原来张丹枫衣服华丽，一派公子的派头，一到苏州，便引起了海龙帮注意，海龙帮的几个好手曾跟踪他到客店。张丹枫早已发现，却故作不知，故意将随身珠宝搬出来把玩，那几个好手也是老江湖了，见他如此，反而不敢行劫，回去报给帮主知道。龙帮主本待接收了快活林之后，再查清张丹枫的底细，然后决定动手与否，料不到他却自请自来，而且还要和自己豪赌。

红发老人瞥了张丹枫一眼，道：“你赌多少？”张丹枫笑道：“你有多少赌本？”龙帮主冷笑道：“殷林主的产业都是我的赌本。”张丹枫道：“唔，

那么连你这十万两银票也不过是九十万两。好，我就和你赌两手消遣消遣！”红发老人道：“你赌多少？”张丹枫微微一笑，自怀取出一串珍珠，个个又圆又大，白色晶莹，一看就知是无价之宝，那串珍珠还系着一块宝石，发出闪闪绿光，耀人眼目。张丹枫道：“我这口骰子就赌这串珍珠和这块宝石，你们估价去！”龙帮主接过珍珠串，翻来覆去地仔细看了一阵，道：“我们赌钱公公道道，你这串珍珠共一百颗，每一颗都是一样大小，毫无杂质的又圆又大的台浦珍珠，确是难得。本来每颗值一千五百两，难得有一百颗这样的珍珠，价钱应该算高一点，就折二十万两银子吧！”张丹枫道：“唔，你还算识货。这块宝石呢？”龙帮主道：“这块绿宝石更是难得之物，我也无法估价，折十万两你看如何？”张丹枫道：“析十万是稍为少了一点，但反正是拿来赌的，我也懒得和你计较。好，两注合共三十万两，我这口骰子就赌三十万两。换过一副骰子来！”

管摊的下手连忙换过一副骰子。张丹枫掂了一下，道：“我若先掷，要是来了全色或十八点，你就没有机会再搏了。我不占这个便宜，免得你输了不服气，你先掷吧！”

云重暗暗纳罕，想道：“张丹枫的暗器功夫世间少见，要是他先掷，那是稳操胜算。现在让这红发妖龙先掷，那就是必败无疑的了！”

红发老人接过骰子，掂了一掂，感觉似乎稍微轻了一点，也不在意，双手一搓，掷入碗中。只见碗中先现出三粒六点的骰子，其他三粒尚在滚动，红发老人目不转睛地注视，片刻之间，又有两粒骰子现出六点，红发老人面现笑容，接着那最后一粒骰子又现出六点，却忽然转动一下，定在碗中，现出五点，唱摊的唱道：“二六一五十六点，大！”红发老人本想掷六个六点，现在虽未如心所愿，十七点亦已十分难得，便笑道：“十六点便十七点，你赶吧！”

张丹枫将骰子一抛，又接在手中，道：“十七点这可难赶得很啊！”两眼望天，瞧也不瞧便一把掷出，顿时鸦雀无声，红发老人睁大了眼！

只听得唱摊的唱道：“双四两五又双六，四五六，全杀！”张丹枫随手掷出四五六全胜的骰子，云重并不感到意外，其他的人都大觉稀奇：红发老人的手风之佳已是奇迹，而张丹枫的“运道”还要比他更好！那红发老人也是暗暗纳罕，他练有毒龙掌的功夫及擅打奇门暗器“毒龙钉”，劲力大小，可以随心所欲，所以人称红发妖龙。他掷骰子的手法更是练过千百遍，要多少就多少点，从无一失，不料今日却败在张丹枫手下。

红发老人不知，原来张丹枫已在骰子上做了手脚，他在掂一搓之间，已暗运内家真力，将骰子的骨质震得松软，这种上乘的内功，须运用得恰到好处，劲力稍大会把骰子震裂，劲力稍轻又不见效，所以连红发老人也着了道儿。他不知骰子已经变质，仍是用刚才掷“全色”的一样力道，所以想掷十八点却只掷了个十六点来！

张丹枫胜了一场，若无其事，淡淡说道：“连本带利一共是六十万两了，这一注就赌六十万两！”红发老人稍一思量，道：“好，再陪你赌一口，这次让你先掷！”此言一出，云重又是暗暗纳罕，心道：“经过了适才这仗，红发妖龙难道还不知道张丹枫也是打暗器的好手？为何还敢让他先掷？”只听得张丹枫笑道：“让我先掷，好，那你可别后悔。”拿起骰子，瞧也不瞧，又是一把掷了下去，碗中六粒骰子正在滚动，那红老人陡然一声猛喝：“杀！”六粒骰子定了下来。唱摊的唱道：“双二一一，五点，小！”红发老人笑道：

“哈，原来是个臭五！”掷骰子最大是十八点，最小是四点（一、二、三通赔，不算在内），掷出个五点，那几乎是必败之局了。云重听他这一声大喝，已知他是用“传声震物”的功夫，把张丹枫骰子的点数变了。赌掷骰子呼卢喝雉乃是习惯，谁也不能干涉。云重心道：“呀，张丹枫这个哑亏是吃定的了。”

红发老人得意洋洋，抓起骰子，哗啦一声往腕中掷去。只听得张丹枫哈哈大笑，唱摊的唱道：“双一一二，四点！”重覆两次，声音颤抖，显得非常惊讶。张丹枫笑道：“哈，原来是个臭四！”红发老人面色如蜡，他掷骰子输了，也即是在暗器手法与内功的较量上都输了！

张丹枫手指一搭，“啪”的打了一响，笑道：“你两口骰子共输九十万，恰好把赌本输清，银票，产业，连这快活林都是我老张的了！”

九头狮子殷天鉴突然一跃而起，呼地一抓向张丹枫肩头抓去，喝道：“哼，你这骗子，你敢抢我的快活林？”喝声未了，忽地哎哟一声，倒在地上。张丹枫笑道：“呀，狮子爪断了！”众人看时，只见殷天鉴的五只手指都已屈折脱节，血肉淋漓，痛得晕了过去！

殷天鉴的打手蜂涌而上，张丹枫道：“呸，不要脸，愿赌服输，何况我这快活林又不是从你姓殷手上赢的！”衣袖飘飘，左一拳右一脚，片刻之间，把那些打手全都打跌。红发老人伸手一格，叫道：“九头狮子，不要丢了吃江湖饭的面子！”明是帮张丹枫斥责殷天鉴，实是暗下毒手。哪知张丹枫机灵之极，知他手掌有毒，衣袖一扑竟将他的掌力卸了开去，佯作不知，故意笑道：“这才是句人话！”吸了一口冷茶向殷天鉴头面喷去，殷天鉴悠悠醒转。龙帮主道：“九头狮子，这次我们都认栽了，你到我海龙帮去做个香主吧，这快活林看他保得多久。”龙帮主也是武林好手，看出连红发老人也非张丹枫之敌，只好作出江湖气概，愿赌服输。

张丹枫道：“九头狮子，把你的田地铺契与家中现钱都搬出来！”殷天鉴用药裹好手指，垂头丧气地道：“都依你！”张丹枫道：“你可要做得漂亮一点，你有多少田地产业现钱，我都知道，若然弄鬼，你就是有十个头，我都砍了。喂，你们随他去搬东西！”只见一大群人欢声雷动，都涌了上来，原来这群人有些是澹台村的村民，有些是苏州的贫民，都是张丹枫叫来的。

张丹枫把九头狮子的田地铺契一把火烧个干净，将现金白银子都分散，闹了一个下午，才处置停当。九头狮子、龙帮主和红发妖龙郭洪等一干人面上无光，早已悄悄溜走。张丹枫将九头狮子的财产散尽，哈哈大笑，忽然俯身在莲塘里摘了一朵荷花，吟道：“还我名园真面目，莲花今日出淤泥！”眼中簌簌掉下泪来。云重心道：“他必然是看到祖业如此被人糟塌，所以心中生感。”这时人群渐渐散去，云重怕张丹枫发现，也悄悄溜走了！

云重回到抚衙，皇帝所派的七名高手已来了两人，却是大内总管康超海的两个师叔铁臂金猿龙镇方与三花剑玄灵子，云重在夺武状无之时曾打败这两人的师侄陆展鹏，算得是有点小小的“梁子”（怨仇），但而今都奉了皇命，这点仇怨大家也不便再提。云重将快活林所见之事对铁臂金猿与三花剑说了，这两人都是江湖老手，听了云重之言，相对望了一眼，两人都皱起了眉头。过了一阵，铁臂金猿龙镇方说道：“此事蹊跷，红发妖龙是王振最得力的人，他为何要帮海龙帮抢快活林？张丹枫挥金如土，行踪无定，他却又为何偏偏要这快活林？听你所说，这快活林是张士诚以前的避暑行宫，说不定张士诚的宝藏与地图都埋在快活林之内。”

云重也觉有理，于是三人吃过晚饭，歇了一会，听得谯楼打了三更，便都换了夜行衣奔赴快活林。快活林原来的那一班牛鬼蛇神已全被张丹枫赶跑，这时偌大的一个园林冷冷清清，一望下去，假山湖石，千奇百怪，更显得神秘幽美。

这三人都轻功绝顶，翻过围墙，悄悄飞入，正待分头搜索，忽听得东面传来声响，三人蛇行兔伏，躺在假山石后。只听得一人说道：“张丹枫那小子谅是怕了咱们，所以闻风先避！”又一人道：“莫非他已经得手了？”又一人道：“王公公果然料得不差，好在我们来得不迟。”说话这人，正是红发妖龙郭洪。云重暗暗吃惊，心道：“原来这班人果然是王振派来的。张丹枫到苏州寻宝的风声怎么会传了出去？”继而一想，王振在宫中耳目极多，耳目极灵，皇帝识破张丹枫的行藏，派遣自己到苏州之事，想必也已被他探听出来了。

只听得郭洪又道：“按图中所示，就是这里了。你看这里有挖掘的痕迹，但山石却还未弄开，想是那小子孤身一人，未及掘宝，听得我们大队到来，便先逃了。”接着只听得一阵锄头掘石，铁枝挖石之声。云重肩头一耸，却忽被三花剑轻轻一按，在他耳边说道：“别忙，待他们掘出之后，咱们再来个黑吃黑！”

云重从石隙缝中瞧出，只见一块形如猛虎的太湖石之前，围着十来个人，正在挖掘，过了一阵，一人叫道：“得了，得了，你看这个洞穴，哈，还有一块白玉碑封着！”一人举起铁锹，猛地一挖，忽地蓬的一声，溅出无数火星，郭洪大叫道：“快闪开！”洞中倏地射出无数利箭，立刻有六七人中箭倒地，面上瘀黑。红发妖龙郭洪道：“好厉害的毒箭！”等了一阵，毒箭射完，郭洪还不放心，取过一面盾牌，一面挥舞，一面察看，忽然大声叫道：“哼，咱们都着了这小子的道儿了！”退后数步，双手各执一把铁锄，奋力一掷，把那白玉碑撞开，洞中一无所有，这十多个人纷纷咒骂，背了受伤的同伴，霎忽之间走得干干净净。

铁臂金猿道：“咱们瞧去！”云重小心翼翼，上前一看，只见那块断碑上刻着四行大字：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诸君到此，毒箭奉尝。大周皇帝张士诚立碑。”云重悚然一惊：“原来张士诚料得有人掘他遗宝，竟然预先布下毒箭，这手段也忒毒辣。”但那石洞甚浅，传说之中张士诚的宝藏如山，这石洞怎容得了？不禁面面相觑。三花剑道：“我看张丹枫一定还未将宝藏掘去。”云重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三花剑道：“一者是这石洞不像藏宝之所，再者张丹枫只是孤身一人，又在郭洪与海龙帮众人监视之下，他再有本事也不能将大批宝藏带出城去。”铁臂金猿道：“师弟所见不差，但若他还未掘出宝藏，却又为何离开了快活林？莫非宝藏不在快活林中么？”云重小心再瞧，忽见石碑旁还贴着一张纸，上面几行小字是：“一饮一啄，莫非天定，朱定天子，何必费力。云重我兄，走为上策。弟张丹枫。”云重气得哇哇大叫，铁臂金猿与三花剑相对苦笑，下发一言，这时已是鸡鸣五鼓了。正是：
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气煞京中觅宝人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冰雪仙姿 长歌消侠气 风雷手笔 一画卷河山

这时张丹枫已是一叶轻舟，逍遥在太湖之上。他右手划桨，左手拿着一把金光闪闪的锁匙，放目湖山，高声吟道：“太湖三万六千顷，难洗英雄今古愁！”吟声掠过湖面，把芦苇中的沙鸥白鹭，惊得卜卜飞起。

这锁匙正是他在快活林中的太湖石下所得，他按着画图所示，知道宝藏埋在快活林中，因此他才到快活林去作那一场豪赌。他早就从祖先所传知道藏宝之处埋有毒箭，预先有所准备，故此毫发无伤。谁知移开了封洞的玉碑，洞中除了这枚金锁匙外，其他却是一无所所有。但在金锁匙之上，却另刻有两行小字，文道：“太湖之中，西洞庭山，有此锁匙，可探宝藏。”原来张士诚当年埋宝之前，选择地点，煞费踌躇，他在苏州建业，若然埋在苏州，朱元璋必能料到。但若埋在其他地方，路途搬运，又易泄露风声，最后决定埋在太湖的西洞庭山。自苏州前往，朝发夕至，并且作了一番布置。至于画图所示的快活林藏宝地点，却是虚虚实实的布置，其中既有探宝所必须的金锁匙，又有极厉害的毒箭。为了保守秘密，当时只将指示“藏宝”地点的苏州画图交与带“幼主”出走的心腹武士（石英的祖先），并告诉他洞中藏有毒箭，与启洞时防备毒箭的方法。至于洞中的锁匙与真正藏宝的地点，及其他秘密的布置，即连那个心腹武士也不知道。

张丹枫取得了金锁匙之后，仍将洞口布置恢复原状，在红发妖龙郭洪等人来到之前，便溜出了快活林，把白马托给一位新交的朋友，自己便乘那位朋友预先准备好的小船，在苏州万年桥下放舟入湖，泛舟半夜，这时已出了胥口。但见烟波浩淼，风帆隐隐，群峰起伏，隐现湖中。张丹枫却无心赏玩，将那枚金锁匙反复细看，心中想道：“金锁匙的文字说，有此锁匙，可探宝藏。西洞庭山比快活林何止大数十百倍，大海捞针，如何寻觅？宝藏也还罢了，那张地图，可是有关中华国运！”猛一抬头，只见万顷茫茫，水天一色，豪兴遗飞，顿消积闷，暗自笑道：“船到波心浪自平。当此佳景，却作杞忧，岂非愚笨。”收了锁匙，双手划桨，扁舟一叶，不减风帆，太湖七十二峰迤迤迎来，有如翡翠屏风，片片飞过，空灵缥缈，烟岚横黛，淡远似画。张丹枫想道：“金碧芙蓉映太湖，相传奇胜甲东吴！这两句咏太湖风光的诗，果真说得不错。”

舟行不久，西洞庭山的主峰缥缈峰已然在望，西洞庭山虽远不及五岳名山之高之大，但悬崖绝壁，奇石嶙峋，却也予人以崔嵬万丈的感觉。张丹枫舍舟登陆，只见山下田亩成行，山上尽是果树，浓荫相接，花果飘香，不禁想道：“若在此山结庐读书，倒也不错。”觅路登山，正自心旷神怡，忽见两个牧童骑牛迎面而来，两双小眼睛盯着张丹枫，似乎很是惊讶。

张丹枫道：“我是来游山的，请问两位小哥，从这里登山，路可好走？”两个牧童相对看了一眼，粗声粗气他说道：“不知道。”张丹枫心道：“怎这两个牧童如此无礼，比在澹台村所见的差得远了。”忽见那两个牧童大声争吵起来，后面的牧童说前面的牧童故意踏在泥潭里，溅污了他的衣裳，前面的又说后面的故意让牛乱踢石子，石子打着他的脑袋。张丹枫甚是好笑，正想劝架，那两个牧童却忽然从吵架变为打架，驱使两条牛互相追逐角斗，山路崎岖，两条蛮牛一下子都向张丹枫冲来。张丹枫骤出不意，无地闪避，“啊呀”一声，迫得奋起神力，双掌一个“野马分鬃”，只听得砰砰两声，两匹蛮牛竟给掌力震得左右分开，两边跌倒，两个牧童尖声大叫。张丹枫本

有骈指洞穿牛腹之能，这一掌却只用了三分力气，心道：“难道我这掌力还是用过大，竟跌伤了那两个孩子不成。”甚是吃惊，回头一看，只见两条牛团团乱跑，两个牧童都不见了。

张丹枫心中奇怪，正待回去察看，山坡上忽然又钻出两个农夫，大声喝道：“呔！青天白日，哪里来的强徒？……”张丹枫急道：“两位大哥容我见告，我不是强徒……？还未说完，那两个农夫又喝道：“还说不是强徒？为何将我们的牛打伤，将我们的孩子掳去？”张丹枫道：“谁说我掳了你们的孩子？他、他们……”那两个农夫冷笑道：“他、他们怎么啦？怎么不见了？要不是你把他们收藏起来，就是你把他们交与同党，拐去卖了。”张丹枫笑道：“哪有此事？你们先去看看牛有没有受伤，然后找那两个孩子吧。”那两个农夫竟然不容他分说，举起锄头，左起右落，倏地便照头劈下。张丹枫微吃一惊，这两个农夫身手竟然甚是矫捷！看那两柄锄头落下，张丹枫一个“盘龙绕步”，轻轻一转一闪，双手一拿，将两柄锄头一下子都夺了过来。那两个农夫大叫道：“救命呀，强盗杀人啦！”张丹枫又好气又好笑，道：“我若有心杀你，你早就没命了，乱嚷作甚？”随手一扔，把两柄锄头抛落山坡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山坳处又奔出了七八个农夫，各各高举锄头，不由分说，便一涌而上，前后左右，七八柄锄头，都向张丹枫要害之处劈来。张丹枫好不烦恼，心中想道：“无端端打这场架，实是无谓之极。”身形一转，想从缝隙之中走出，哪料那七八柄锄头，竟似织成了一面铁网，张丹枫的身法已是快到极点，但不论转到哪个方位，都有锄头迎面劈来。张丹枫心中一怔，这明明是预先排练好的阵法！当下不敢大意，提起精神，在锄头阵中窜高纵低，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霎忽之间，把那七八个农夫迫得阵脚松动，连连后退。可是他们首尾相应，配合佳妙，张丹枫除非把他们打伤，否则要想夺取他们手中的锄头，却也大非易事。

那七八个农夫虽败不乱，兀是苦苦缠斗，不肯逃走。张丹枫一声长啸，呼呼数掌，把他们逼出了离身一丈之外，笑道：“你们再不停手，我可要不客气啦！”那为首的农大道：“不客气又待怎的，狗强盗，难道我们怕你不成？”张丹枫再好涵养，也给他们惹得火起，心道：“待我拔出宝剑，将你们这几柄锄头一一削断，看你们怕是不怕？”左掌护身，右手正待拔剑，忽听得山上有人叫道：“你们做什么打架？”张丹枫仰头一看，只见那人三绺长须，额宽鼻大，作儒生打扮，却又是武人相貌。那为首的农夫道：“这强盗打伤咱们的牛，又拐走咱们的孩子。”那人道：“牛没有受伤啊。阿昭，阿成！”张丹枫把眼看时，只见那两条牛本来还在团团乱跑，却忽地停住。两个牧童哈哈大笑，从牛肚卜面翻了上来，向张丹枫扮个鬼脸。张丹枫也给他们引得笑了起来，心道：“我道这牛为什么团团乱跑，跑个不停，原来是这两个小鬼作怪，他们骑牛的本领要比蒙古人的马术还要俊！”继而又想，“这些人来得莫名其妙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倒不可不小心提防。”

山坡上那老人道：“庄稼汉粗鲁无礼，一场误会，客人休怪。咄，你们还不快向这位相公道个不是，下田去耕作吧。”那七八个农夫和那两个牧童，唱了个喏，片刻之间，走得干干净净。

那老人道：“相公是来游山的吗？”张丹枫道：“正是。”那老人道：“七十二峰看不尽，茫茫万顷更消愁。你来游赏湖山，最少也有数日勾留吧？”张丹枫见那老人吐属不凡，肃然问道：“不敢请问老丈姓名。”那老人笑道：“人生百年，如白驹过隙，何必留名，你叫我一声老丈我称你一声

相公，岂不干脆得多？何必去记那罗罗唆唆的姓名。”张丹枫性本豪放，老人所言正投其好。那老人又道：“老朽蜗居就在此山之上，有位朋友给我题为洞庭山庄，相公既有数日之游，若不嫌弃，就让老朽稍尽地主之谊如何？”张丹枫道：“老丈如此洒脱，晚生也就厚颜叨扰了。只怕为老丈增了麻烦。”那老人又哈哈笑道：“你玩你的，玩得倦了便到敝庄歇歇，有缘则聚，缘尽则去，那有什么麻烦。”张丹枫正想一人寻宝觅图，老人此言，正合心意。老人指着山腰的一座园林道：“园中虽无所有，蔬菜鲜鱼却是常备，你要游山，就请自便，晚上回来，咱们鲜鱼白酒，再作倾谈。”张丹枫拱手道谢，心中想道：“这老人若非有道的隐者，亦必是湖海的异人。我今次到来，纵然找不到宝藏地图，也要交交这一位风尘前辈。那一群农夫，看来也大有来历，不应失之交臂。”张丹枫思潮起伏，在西洞庭山上游了一个下午，不时发觉有采柴樵子或摘野果的竟在偷偷盯着自己，心中更增诡必之感。张丹枫游了一个下午，将山形地势，记在心中，看看日落西山，便依老人所约，回转山腰，叩那“洞庭山庄”的庄门。

庄门缓缓打开，张丹枫眼睛一亮，只见面前立着一位少女，眼珠淡碧，容光焕发，有江南少女的秀气，也有北地胭脂的健美。张丹枫怔了一怔，心道：“云蕾之美如芝兰百合，此女之美则如玫瑰芙蓉。若然并立，想必难分轩轻。”正欲开言，只见那少女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位相公就是来游山的那位相公吗？爹爹已对我说了，请你进去。”

张丹枫拢袖一谢，随那少女走进洞庭山庄，只见紫藤盘径，繁花照眼，亭榭水石，参差错落，掩映有致，竟然是绝妙的园林布置，虽不及快活林之大，精雅却过之。那老者早已在亭中置酒相迎，见张丹枫回来，笑道：“湖山之美如何？”张丹枫道：“大湖奇胜甲东吴，水色山光赛画图。古人早有定评，晚生除了拜倒湖山之外，岂敢置喙。”那老人笑道：“可惜有些人对此湖山，尚未忘情名利，甚至脑中尽是铜臭，岂不可笑可怜？”张丹枫闻言一怔，心中想道：“莫非他知道我是来寻觅宝藏的吗？”继而自笑多疑，心道：“我先祖藏宝埋图，此乃绝秘之事，即我也是得了金锁匙之后，才知埋在此山。这老人如何能知？适才之话，想必是他泛泛之论。”

两人饮酒倾谈，那老人与他谈山色湖光，词章字画，甚为相得。只是大家都避免问对方身世。那老人饮了几杯，醉态渐露，打了个呵欠说道：“我醉欲眠，相公自便。太湖夜色佳绝，此地门虽设而常开，相公若有兴致登峰赏月，唤小女陪伴或独自前往均可，回来不必敲门，只要一推便开了。”张丹枫心道：“此老的是可人，好像知道我的心意一样。太湖群峰缥缈，浮沉碧波，在月色之下，定必更美。”

那老者叫少女带张丹枫歇息，少女盈盈一笑，问道：“相公是第一次来游太湖的吗？”张丹枫道：“正是。”那少女笑道：“相公说是来自北方，我看却似江南人物。呀，好像咱们还在哪儿见过一般，相貌好熟。”张丹枫笑道：“姑娘说笑话了，我倒愿意早认识姑娘，只可惜今日才有此机缘，来赏湖山胜景。”

那少女一笑不言，走到一处，说道：“相公就在此处歇歇吧，山居简慢，请勿见责。”张丹枫一看，只见一所精雅的房子建在荷塘之中，莲花正在盛开，翠盖红裳，一水皆香。张丹枫笑道：“此地如同仙境，皇帝也没福住，怎说简慢？”那少女一笑走开，微风送声，只听得那银铃似的声音似嘲似讽：“真是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对此湖山，却提俗物，皇帝值多少钱一斤？”